



二酉園文集卷之二

沔陽陳文燭王叔著

序

武舉錄前序

萬曆己卯

聖天子御極之七年巡按御史某監臨江北武
試以燭司提調三試之拔其雋者三十五人故
事宜有言燭乃進多士而告之曰今之中都非
同鎬京漢豐沛乎黃河之氣自淮口而會合大

江之氣自維揚而融結槩觀中原要地未有盛
於斯者也

高皇帝奄有華夏

文皇帝定鼎幽燕在開國之初若徐武寧常武
忠李武靖諸王在靖難之日若朱東平鄭漳國
陳平江諸公皆生長多士閭巷閭巷之人至
今津津然道其感風雲之會依日月之光共河
山帶礪之盟所稱國以永寧爰及苗裔者乎今
主上當重熙累洽之時而惓惓于覲耿光揚大

烈以紹

二祖是以陰陽調和羣生霑濡協氣橫流德侔
往初上暢九垓下泝八埏六合之內被潤澤而
大豐美九州之外歌盛德而皆來玉鬢首鏤耳
之雄歲在北邊畢市方物西蜀棘捷之長願入
版圖而納王稅者八千戶南粵之寇已除東海
之波不揚多士以今

聖明在上有道之長五帝不可六三王不可四
子假令先朝諸功臣生當今日必將輕裘而語

國文集 卷之三
級帶而議揖讓於人主之前坐太平而策之矣
乃

主上聖神英武恩如天地威如雷霆嘗御便殿
以虜情問輔臣又嘗左顧遼水以問司馬近有
邊將戮逃卒者有司以枉法奏

上乃白軍令久不行此何罪焉竟宥而使過一
時遠近吐舌以爲

聖天子明見萬里之外而作三軍果敢之氣尤
認認然摻羅武勇惟恐不給於用使得一吉甫

周宣重之矣得一李廣漢文重之矣爾多士奮

起于明興湯沐之鄉騎介而馳則中鵠旅升

而耦則破的射何善也至辯古今說成敗如指

諸掌策何工也即日詣闕下與宇內士大校

焉將膺推轂擁旄之寵豈無應期而出不愧先

臣如周室千城腹心之選漢家雲臺麟閣之傳

乎有之則地靈符天時協而人事修矣槩觀今

之將帥上焉謹刀斗嚴斥堠彎弓飲馬以飾戎

分竊懼文多而實少也其次奉保障守尺寸甘

心于文吏之束錄錄未有奇節下馬者持梁齒肥全軀保妻子止耳倘亦以

主上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而欲効攻城野戰之功此持方枘而納圓鑿其齟齬難入乎愚竊以爲不然虎豹在山而威蛟龍潛淵而光士處囊而未見萬一

主上輕醜虜效順之跡申前代負固之罪欲掃匈奴蕩爲一家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以爲千古大快乃多士左執鞭弭右屬橐鞬無以自効而樹立止于今之將帥焉豈惟周漢人所咲即欲執先臣之鞭奉盟盤而進也必羞之矣所賴多士感恩而報

上馬漢劉向有言曰古者君持施以養士而無所德臣勞勤以爲君而不求其賞柰何後世以市道接也有不測之功必加以重賞有超世之恩必以死復之今夫不能食者齧草而相遺不能行者負之而後走禽獸昆蟲猶知比假相報也况士君子之欲興功名于天下者乎君不報

臣之功而憚賞者亂也臣不復君之恩而營利者私也都水使者蓋名言云士誠感恩則志定而氣從之身忘而社稷賴焉功業不如古人者未有也將家之子世纓冕農家之子荷推擇上恩厚矣惟爾多士慎報哉

武舉錄後序

萬曆丙子適天下輪比之期待御何公按蜀遵制闢武科得三十五人錄焉事竣燭宜有序序曰自燭奉命董蜀學政

聖天子用輔臣言將重書更布天下中惓惓訓迪武士燭得合文武士而竝教之嘗周覽七蜀山川之勝東登夔門諸葛武侯八陣圖在焉南下瀘陽尹吉甫穆清祠在焉因歎曰此其人赫然周漢之間伐獫狁而興炎業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安得若人慰上拊髀之思乎及西走松維則吐番出入之墟也北登劔閣則棧道咽喉之衝也又歎曰山川險阻多與西南夷隣必守良將奔走而禦之此視中原不尤要哉諸士

生長于用武之地而耳目所覩記又多奇偉非常之烈此其感激奮發已倍尋常况聖明御極德侔往初克詰戎兵以义宇内蜀西南一隅在輦轂萬里外乃聖慮常勤不啻畿甸視之往年九絲奏凱上告宗廟盖慎之也其間應期而出豈獨懷鉛握槧之士爲然哉侍御公合諸士而專試之惟公惟慎始飛騎者舍矢貫革繼衆耦者挽強中鵠射何精也且談形勢語機宜辨成敗列虛實古今爛然又何文也將薦之大司馬諸士有良遇矣余申言曰易之師卦曰師貞丈人吉盖必剛中而應也行險而順也如六四之左次尚可無咎若六三之輿尸大無功矣是正與不正之辨耳昔時鼓刀屠狗鬻繒賣漿之徒類能取萬戶封共河山帶礪之盟乃心中正罔不在王家也今匈奴納款南越來朝遐方殊俗喁喁嚮風人皆曰我善射我善戰誰曰不可及試之事脂膏自潤恐人我疑也有疑而用之百託言乎使過掩敗爲功恐人我知也有知而

爪之者託言乎通變假令四郊結壘是以一縷
之任係千鈞之重吾恐社稷危如累卵即推轂
何賴焉晁錯曰甲不堅利與袒裼同弩不及遠
與亡鏃同將不知兵與無人同大都徇財者昏
空文者欺失其真矣豈丈人行師之道哉諸士
詠吉甫烝民物則之詩而味孔明澹泊明志之
語則人心不自有真乎得其心而藝必可用也
言必可行也師無不吉也庶幾哉古名將爭烈
矣昔有穰田者操蹄盃酒而祝曰甌窶滿篝汙
邪滿車人笑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也諸士
入穀業詡詡有大志而余名將之祝柰何不得
所欲哉諸士恚懣之

夷陵王氏族譜序

予聞吾鄉魯文恪公曰自古起事者必爭荆楚
楚世家稀少譜牒不修蓋楚山川交吳蜀盤紆
弗鬱代遭兵燹長子孫者屢播遷魯公言尤信
云獨幸不誇謾依附近長厚耳王爲夷陵世家
亦同年中書君素張出所修譜首誥勅宗派及

宅瑩碑記凡十篇詳哉其言之也昔周禮述先
王九兩繫邦國五曰宗以族得民者即無論族
食燕會之禮如大宗之子永祀始祖百世不遷
又令冢人掌公墓墓大夫教民族葬祭葬之間
死者聯之生者可知也司馬遷世典周史自叙
家世凡去周在秦晉趙魏者不書書河內郡且
曰諸大夫卒皆得葬高門或亦令其後有觀焉
王自宋元居楚

昭代顯者如臨高縣令廣州府丞雍王左史潼
川司訓後有參政方山公爲給事事

毅皇帝適中貴人竊權賴公典神機等營

乘輿巡幸力諫而阻之歲凶陳寬恤四事語犯
忌諱公幾危是時左史公在中書與公同朝今
從子子文爲吏部郎素張亦直中書竟公未究
者其世業埒漢庭司馬氏乃譜中詳所自出且
不私撰諸先公之行特書墓銘表傳如南海塗
公瑞華亭顧公清安成彭公本用清平張公天
而同郡鄭公元皆篤論君子也俾誦其言者起

焉祖敬宗之心而先王收族之意固在也楚人感焉各譜其宗是編其倡矣昔公家有手植三槐于庭後爲三公者即舉三公望公家後真故事也乃予烏知言之若券哉陳子曰予嘗道出夷陵見水遶三峽西望瞿塘岡陵巒岿至是隱如平地氣渾而聚問其中多王氏族又締交兩君讀給事公所上書抗爽便治孰謂賢豪無關地脉哉宜王氏之興也勃焉中書君用予語載譜簡端

吳氏世譜序

昔太伯讓天下仲尼稱之無能名矣其後子札讓國願附于子臧之義此漢司馬遷傳世家而首之亦尚書先堯典春秋首隱公大都貴讓也今乃苗裔茲茲不絕云長洲百世孫錫善過淮訪余其世譜有三讓諸生像爲永初宋帝所贊又多貞觀嘉佑諸名作乞余一言元止雅善文墨非徒口名族者世德作求何可外干延陵之司覽慕義也

楊升菴太史年譜序

楊用脩先生沒十八年矣余過新都收其遺書十財一二也偶得先生年譜于友人朱秉器乃簡子紹芳所次年譜例編年而此直書往簡子布衣游滇先生見其詩結交驩甚大都實錄云先生從子進士以義刻傳而屬余叙嗟乎士生不百年耳欲成名于千百年之後豈不難哉先生兒時過目成誦每一搦管萬言立就文忠公奇之見者呼爲神童即少擬過秦論真賈長沙之匹也甫弱冠對大廷第一時正德辛未吾鄉李文正公在內閣有重名手先生策嘆曰海涵地負大放厥辭擊節賞之嘉靖初年上

疏議大禮謫戍永昌四十餘年而卒于滇余覽茲譜蓋不知涕沾襟云先生敏慧天授又世掌中秘假之歲月廣廈細氈從容啓沃無論勲業式穀厥考即

國家典章之盛當潤色而還之古乃使延搜窮深之志極于深山斷碑之間揚摧往邃彈射諸

家約其著作百有餘種斯足蓋代矣憶公家子
雲多識奇字先生風節不啻過之彼賞玄絕倫
者桓譚一人耳今宇內聞先生名願爲之執鞭
片言隻字類皆珍之先生之名雖百世可知也
昔蘇子瞻以不識范文正公爲平生之恨而得
序其集幸託名于文字間余思彙先生之言其
爲全書未能也今竊有私幸也夫

楊太史集序

余讀方洲楊先生在翰林時所上

肅皇帝二書何其壯也及過遂寧再讀進諫問
荅其言感慨悲歌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爲人且
曰名固臣子之不幸乎龍逢比干千載有遺恨
矣先生顧知言之不能用哉余竊嘆先生之忠
之難也先生戍瞿塘終其身後奉遺

詔贈光祿少卿始舉嘉靖戊子第一人明年已
丑射策于朝 上親批其卷以守聖學爲本與
羅公洪先程公文德號宇內三才云是時
上方好神仙受釐西內有以卻老方見者先生

嘆曰學以正君格其心之非乎遂先言人心莫
過于喜怒哀樂而人主與衆異用人行政稍拂
羣情足干天和矣 上覽焉以爲納忠而命其
明言人人爲先生危先生嘆曰斯願忠之初志
哉復上後疏其略云臣名無忌諱如吏部尚書
汪鋹武定侯郭勛皆小人也或偏于喜而用之
在廷之臣多直諫貶者或偏于怒而舍之又如
真人邵元節令其建醮闡揚法事此何以訓焉
願明主財擇 上覽焉大怒下先生獄刑訊垂
死嗟乎先生一懷鉛載筆之臣耳忠肝蹇蹇千
言不休

肅皇帝號英主雅知先生先生思以報國自謂
虛心下體宛然堯舜氣象矣而昌言無隱充先
生之忠而得究其所學庶幾哉禹臯吁咈之風
乎柰何土木之繁禱祀之濫大臣弄柄武流跋
扈又終先生之身而莫之易也語曰井渫不食
爲我心惻若一二寥廓之士攝于威重從事玄
渺以爲祈天者皆先生之罪人也惟羅公程公

以正直去國有同于先生斯真不負所學者矣
可不謂難哉乃文章典雅詩律清麗無所因襲
而馳驅于作者之場余擇而取之付子義臣藏
焉茲特論先生之疏有關於世教云耳

潘氏家藏集序

文章在天地間不可一日無者也古之阿衡公
且建無前之勲語在伊訓周誥千載讀之斯稱
絕德之謨矣又何文也漢興若蕭曹依日月之
光亦可與爭烈者而竟不逮豈非重厚少文故

經國之業尚踈濶耶都御史潘先生舉正德戊
辰進士選給事中時逆瑾干政以言爲諱先生
上封事引太甲處仁遷義之事左右譖之

武宗勅記姓名于御屏後勘江彬劾毛倫斥錢
寧諸疏凜凜有生氣未幾左官開州及

世宗朝起家巡撫河南有保釐功歸田年五十
杜門謝事潛心著作每讀張公未論文之旨輒
有味乎其言謂六經諸子皆理之寓江淮河海
之水文之達理者激溝瀆而求水之竒此文之

匪耳故詩文識大體引繩墨而澤於仁義浩浩
乎如淮之注海也當與文潛集竝傳云吾鄉傳
公撫茲土每言先生貌不勝衣年八十髮垂垂
白乃立朝諤諤不避權幸此以天下爲己任者
伊周何讓焉茲編多名言確論又足潤色大業
與漢家少文者異矣先生不朽哉燭守淮問先
生先生往矣其孫蔓苞出家藏集而以叙請語
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竊恨來之晚也先生名
墳字伯和號熙臺有楮記室文獻志行于世

王夢澤論序

夢澤王先生論二十篇久布江漢大梁侍御周
公讀而愛之梓于淮南以誨多士又發先生立
論大旨浩渺如雲夢其傳益遠也先生名廷陳
字稚欽號夢澤少穎慧絕倫其父吏部公以爲
王氏千里駒復見也弱冠兩試禮經俱第一及
官翰林綴文立就輒大叫曰有能增損一字者
願以千金爲賭恐呂覽金莫可得矣又縱任不
可出補裕州先生無脂韋磬折之態而公期鞅

寫大不耐也投劾被逮吳人王子新從獄中談
藝其事頗竒而先生危矣嗣歸山中都御史顧
公華玉聘修

興都志書成

朝論不可先生復幾危嘆曰我豈因緣攘腐鼠
乎遂覃心著作詩律尤細字多晉法楚人寶之
皇甫子循叙先生集等敝霄壤而王元美稱其
五言諸律妙極形容是定先生之言者兩公耳
茲論得侍御公表章之非先生之幸乎嗟乎以

先生之才與學何施不可而自放坐廢斯亦足
痛矣燭徃來黃岡里中時先生之墓宿草矣及
其素異哉所聞大都孝友廉信絕跡公府徃徃
多方外交里有新貴者思招致先生先生擬古
龍升天須浮雲行絕之其節槩若此嘗欲爲先
生作傳未能而附著其槩若所著論之善侍御
公業有言世無輕間先生也

古文短篇序

少余讀史記見其長于叙事而論贊尤竒竊嘆

籍以後善用長又善用短惟司馬氏哉乃家
大人則曰豎子知戰乎有長技有短節在兵法
常勝大將時出之簡如檀左辨如莊列未有不
相通者也余藏其說至于爲文思以約勝近見
清江敖公批選短文一帙廣平張公重梓之諸
家粲然千載如新二公後先觀察于蜀其誨蜀
士良厚假令蜀人楊子雲若在安知不等茲編
若奇字哉

中川選集序

遂寧中川陳先生集十六卷其奏議與如鳥集
中多名言關於世教云其子綱以詩文頗多請
余擇而序之先生少年有高才舉鄉試第一人
成辛巳進士會

肅皇帝登極選翰林吉士與吾沔童士疇先生
讀中秘書兩人尤相驩以才華稱敵家余少見
先生篇翰緬然長慕之矣先生論四詩以風爲
首而風者天地之噫氣也其德巽其幾微其用
實鼓萬物而不尸其功詩道其神矣至于文章

思在模擬秦漢之文不同於戰國戰國之文不
同於春秋春秋之文不同於六經後之號大家
者馳騁競勝如孫吳角戰崇愷闔富止耳昧于
孔門詞達之旨先生獨見之言如此槩觀先生
之作歌詠之中曲含諷刺寄遠于近託有于無
和平醞籍聞者感動其有風人之意乎乃志序
碑記力去陳言敷談理道萃乎如岷峨浩乎如
巴江莫可窮也先生博極羣書視學燕晉雅正
文體鬱然爲海內儒宗且居常急當世之務往
撫山西提督三關蜀人以爲青神司馬公復出
而先生亦以竒勲自許值俺荅吉囊南下牧馬
大同藩潰時嘉靖二十年論者謂三關門戶莫
支也罷先生歸田而先生登覽之興益弘極慕
陶靖節之爲人而慨楊雄馬融蔡邕劉歆鍾繇
王維子厚孟頫皆稱絕藝其名不完黨權嗜進
千載彈射之著爲論說斯又人倫之品也其可
傳也獨言與哉先生名講字子學號中川居士

秦苑吟編後序

甲丞曾公有詩名在海內茲乃督學關西所作
任司直少海先生題爲秦苑吟編余過南充任
先生誦公詩評其在建安六七子間犁然有當
于心余謂昔子美在秦中其詩如曲江漢陂與
其山川爭雄三甫天才本高又歷秦漢故都何
惟其多驚人語哉任先生與余論文俯視百氏
乃推轂于公非佞也太守林廷翰又言公詩頗
多願請益而梓之余謂公弱冠登進士尹富順
往來中巖凌雲多所題詠頃保釐于蜀西戎即
叙軍中凱歌道路碑馬好奇之士比于夔州以
後諸詩此則蜀人所未見何先布之太守唯唯
退未幾任先生寓書梓且成燭宜有言語曰嘗
聞一鬻可知其味因述其語于司直太守者如
此嗟乎襄郢詞人竝著于秦非異代奇事與余
以鄉人記之斯又奇矣

東覽編序

莫山人公遠蓋嘗浮淮云又十年山人去而北
大行南而燕子磯東而天台鴈蕩山人游日遠

詩日進大冢宰趙公大宗伯潘公大廷尉王公
叙其詩山人翩翩驚座哉後訪余京口與余談
赤城飛霞石梁瀑布甲于震旦國中漢劉阮高
蹤不虛矣山人又言吾年三十郡守舉秀才不
就去游名山今老矣有一言名世乎平生愛常
建詩人言似常建嗟乎往余不論山人詩今山
人自名矣語曰富不如貧貴不如賤向長得之
名山最多山人貧而安賤而適名不名何計焉
山人長嘯曰公言序吾東覽哉遂別去乃余不
知山人游所矣

沔陽人物考序

家按察公著沔陽人物考不穀歸自蜀中卒業
焉跪而請曰先輩無可大書者乎公曰國史郡
乘書之矣考其略耳隱逸得無濫乎公曰鼓刀
屠狗荷蕢賣漿家古隱者也此何嫌乎第人生
蓋棺事乃定耳生存者未詳偶錄者或幸汝宅
日爲我終焉小子聞命赧然汗下嗟乎談遷向
欲相紹述者也宜屬之大兄乃大兄又不幸而

半世小子何爲哉昔劉子玄作史通謂班叔皮好善者也董狐嫉惡者也兼二者而重之以文飾其左丘明乎自茲以降吾未之見也史云史云文飾云乎哉今考亦史之類也其文約其詞微其意兢兢不沒人之善下逮瑣細絕無文飾語楚國先賢襄陽耆舊諸傳闡幽之義大都類此若述其已往續其將來著爲定論傳諸宇內以爲吾鄉盛事後必有良史者出而脩明之小子可釋愧也夫小子可釋愧也夫

筆峰王先生集序

往余脩淮志傳循吏至興學造士以文章名世在宋有米公元章在明有孫公道甫王公應時云孫公集久布宇內而淮諸生有牧王先生文者先生諱鳳靈號筆峰福建莆田人同里工部陳公使淮文雅好脩篤于先哲梓筆峰存稿時先生下世十餘年家無炊火矣嗟乎先生弱冠登朝天骨秀朗工古文辭才氣勃勃凌厲一世當事者舉先生視秦學三秦豪傑延頸望先生

牙比于信陽何仲默而忌者論先生調官不容
一日居及叅政廣右遂罷歸往先生在刑部有
宦官張銳都督錢安罪大辟 詔許贖戍先生
疏言此黨逆瑾而翼錢寧通宸濠而結江彬者
宜棄市有給事中陳洸冒顯過
上以議禮故庇之先生疏言何論一給事即議
禮大臣有犯者當無赦後

肅皇帝竟用先生言而先生不得久留于內
閣故汲黯之在漢廷也先生至淮風節凜凜採

諸疏淮父老垂涕誦焉先生嫻于詩文搨管提
紙掀雷扶電多以氣勝而實中程度至書法骨
力類公家義獻云先生每言上士競道則立言
以明道中士競言則因言以求道江海之溢而
波也山谷之產而竒也君子之鬱而言也先生
平生有所鬱乎有所明乎昔長孺臥閣先生治
行與之竝駕彼木強而止耳若文章乃經國之
大業不朽之盛事何得比先生也燭不佞守淮
後先生三紀竊悲先生以文崇其身未究其用

而幸遺書在東海間敢叙述之必有神物護持
哉必有神物護持哉

折獄龜鑑序

折獄龜鑑蒲坂張先生校 永樂大典錄而藏
之其詳在家大人叙中燭乙丑爲先生所舉士
先生嘗言古人最重民命即舜禹以天下相讓
惟在于咎繇當時典禮樂者且後焉可知也漢
苦秦苛法約而定之止三章耳用非其人道路
以目司馬班氏傳循酷而吏道大備柰何後世

若東濕艾菅也嗣官廷中亭疑獄是書置座右
時大辟之計歲以萬讞深文次骨日甚一日竊
有味乎先生之言越三年出守淮陽過東海指
孝婦塚詢于公故事愴焉興懷今篇中首載之
其釋寃多類是者古人用法若權衡不爽尚師
其意哉因梓之郡齋家所藏諸書未携命教官
楊子澄從人借觀校其訛謬餘俟博雅裁焉先
生有清明集亦錄自閣本盛侍御梓之遼左當
並傳于世

二酉園文集卷之二終

馬壽堂

